

编者按

当金色的光芒再次洒向神州大地,我们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6周年。新中国是无数革命者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,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离不开先辈们的牺牲与付出。如今,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,先辈的辉煌却依旧永存。在此,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特别推出“为了新中国”系列报道,寻访曾为了新中国而不怕牺牲、冲锋陷阵的老战士,以老兵“口述史”的形式,聆听他们枪林弹雨下的初心,讲好英雄故事,传承红色精神。

百岁老兵王殿泉经历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 传递情报打鬼子 天寒地冻斗美帝

记者 杜春娜 徐晓磊
通讯员 杨文斐 济南报道

十几岁就投身革命

1938年10月左右,侵华日军占领了河北蠡县,我和母亲还有两个姐姐,先是跑到了姥姥家东滑村,后来从姥姥家跑到了滑岗村。我曾在蠡县高小小学就读,这所小学在老革命根据地里,学校校长是共产党员。1938年,我考到了民族革命中学(后称为“民中”),1939年正式上学。上学后学校发粮票,我们“打游击”学习,学习的是马列主义、辩证法、《论持久战》等内容。之后,我到了清苑县,住在老乡家中。那时敌人来了,我就跟着家长逃跑,晚上住在麦子地里,都不敢进村,害怕被敌人包围。

1941年,我被分配到一个村的小学,当小学教员,当时我才18岁,这个村子离我姥姥家只有三里远,当时的教法是导生制。导生制就是,老师先把知识教给大点的学生,把他们教会了之后,再让他们教一年级的学生。此外,老师负责巡逻,防止敌人进村。

有一次,我和另外两位老师到村南查看敌情,这时敌人从东边来了,于是,我们就赶快跑回村子。我和一名姓马的老师,还有武装部的组长、村长等七个人,跑到了一位村民家中躲藏。

敌人进村以后要抓壮丁,建设岗楼。他们进村之后,就恰好来到了我们藏着的村民家中,发现了我们七个,我们就被俘了。敌人问我是不是八路军干部。我说,我就是个农民,藏这里是因为害怕。后来,敌人就把我们抓到了其他村,审问了七八天,还和村里要钱。最终,联络员拿着钱,交给了他们,我们也被放出来了。后来,学校解散了,我就回到了我姥姥所在的东滑村。

从事地下工作屡陷险境

大概在21岁,我就开始从事地下工作。在姥姥家住时,我就和同学李峰经常联系。李峰和我是高小、民中、十中同学,常来东滑村找我玩。因为他家比我家还穷,我有时候给他送点地瓜或者其他东西,经常帮助他,所以我俩关系比较好。

因为当时姥姥家穷,加上又挨了敌人的打,所以好多人劝我回城。但我不愿意进城,不愿意接触敌人。李峰是一名地下工作者,和县敌工部一名姓刘的领导有联系。他在东河村的岗楼上,给敌人当教员。那时,李峰让我做地下工作,要我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。

于是,回家后,我在城里找了一份工作——帖写,给人抄文件、材料,干了一年多,给城外送情报,让他们了解城里的情况,包括城里的布防、日伪军数量、伪军武器数量等内容。

李峰凭借在岗楼上教学的伪装,有教员证,进出城比较方便,

我叫王殿泉,河北蠡县人,生于1923年,1939年参加革命。经历过抗日战争,并参加了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,在朝鲜待了四年,1955年从朝鲜回到祖国。曾任济南军区第七二一三工厂政委。



102岁的王殿泉老人经历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。徐晓磊 摄



年轻时期身穿军大衣的王殿泉。受访者供图

也能到我家。我家后院的麦垛,就是我和李峰传递情报的地点。李峰从我手里拿到情报后,再交给县敌工部。我们以这样的方式传递情报。

当时传递情报有好几种方式。比如,写完材料后,我装在衣

服兜里,上厕所的时候,把情报塞到茅房的窟窿里,再用东西堵上。等下班后,我再拿着情报回家,等着李峰来。

还有另外一种送情报的方式。当时,有一个姓王的同事,也是做地下工作的,有时候与李峰

联系不上,我就把情报给他。如果李峰不来,但是情况很紧急,我们只能出城找姓王的同事。还有一种送情报的情况就是,把情报放在孩子身上,由妻子抱着出城。

当然,送情报无法避免危险的情况。当年,李峰和我的一个同学在岗楼上当教员,一个伪军班长的儿子是这个同学的干儿子。当时伪军撤到城里来,一天,同学跑到城里来,联系攻城事宜。在我家吃完饭后,他就跑到伪军班长家里去,商量攻城的地方、时间等计划。没想到,这个伪军班长叛变了,把我的同学抓住了。李峰紧接着知道这件事情了,要我赶紧离开,伪军知道我和外界有联系,我的处境非常危险,可能会抄家。没办法,我就跑到了姥姥家。

解放战争期间,我参加了石家庄、张家口、太原、平津战役。1947年,石家庄战役时,我们部队打的东郊,一个旅包围了石家庄的外围。

当时,我们驻扎石家庄东边,有敌人的飞机,围着石家庄轰炸。因为我主攻创作工作,经常深入连队,和战士们待在一块儿。有一次,队伍正在挖战壕,敌人来空袭。我当时躲在了麦垛中,没想到,炸弹正好落在我旁边,炸弹的威力一下就把麦垛掀翻,并引起了大火。为了躲避大火,我就赶紧跑,在地上滚出了好几米。

打完石家庄之后,脚步没停,我们两个旅就去攻打元氏城。这个地方很难攻。当时,抗日战争期间的一些伪军、汉奸以及石家庄解放后的敌人都聚集在元氏城。元氏城有“石头城”的称呼,非常难打。为了攻下这里,我们挖坑洞装炸药,一直挖到城根底下,用了一千斤炸药才把城墙轰倒。这次“攻城”,我们消灭了4000名伪军汉奸。

被敌机缠斗十几分钟

1951年,我参加了抗美援朝,行军走了18天,才走到前沿阵地。入朝后,我担任文工队的指导员,做演出、编排节目,在部队中宣传战斗英雄等,经常深入一线。

有一次我在炮兵部队体验生活、了解英模事迹,营里杨教导员,原在师政治部工作过,我们认识。我们见面很热情,他安排我下连回来晚上住营部。没过几天的工夫,我就和营部的文书、五大员(通讯员、司号员、架线员、饲养员、炊事员)混熟了。

一天上午,我在驻地旁边一个小水沟洗手脚,一架敌机突然从南边飞来。敌机首先发现从树林里吃草跑出来的一匹马,向马俯冲扫射。一名战士立即把马牵进松树林隐蔽起来。敌机转了两圈找不到马,却发现了我,转头向我俯冲过来。

山坡上散布着一片片的黑石,其中竖立着一块像一间屋大的石头,我围着它与敌机转圈。敌人可能把我当成骑马的指挥人员,纠缠着不走,妄想置我于死地。它从南边俯冲,我躲在石头北

边,它从西边飞来,我躲在东边,敌机上的机关炮打得石头冒火星也打不着我。这样坚持了十几分钟,敌机打不着人急眼了,最后投下两颗炸弹。幸好我躲得快,炸弹没有伤到我。敌人无可奈何地飞走了。

穿越封锁线运送炮弹

1952年冬,在朝鲜战场上,我军与敌人争夺662.0高地时,前沿阵地上急需弹药,机关即组织了19人运输队,我也参加了运送子弹、炮弹、手榴弹的任务。我分到两颗迫击炮弹,绑在一起挂在肩上。

送炮弹的路上要过两道敌人的炮火封锁线。领队要求行动听指挥,注意防空不要乱跑。我们绑紧鞋带,每人带一把稻草,过冰河时绑在脚上以防滑倒。当时刚下过大雪,零下20多摄氏度,天寒地冻。

来到头道封锁线。头上的敌机如苍蝇般转来转去缠着不走,一会儿俯冲投弹,一会儿又来扫射。我们有时走着散开卧倒,有时起来又趴下,这样弄得满身泥、雪,手和脸冰凉刺骨。我们的衣服冻得像盔甲,衣内却冒热气,黑眉毛都变成白眉毛了。

临近二道封锁线时,领队命令大家卧倒,说敌人为了阻止我军与前方的联系,在桥头路口有规律地20多分钟打一次炮,等敌人打过排炮后再走。果然,不多时敌炮弹数十发带着刺耳的吱吱声,向河北岸袭来,爆炸声震耳欲聋。敌炮一停没等烟雾散尽,大家一气冲到河边,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河水已结冰,雪与冰融化在一起很滑,虽然脚上绑了稻草,还是不断有人滑倒。河面上血迹斑斑,无疑有人过河在此负过伤。右侧有座木桥,桥板已被炸得横七竖八散落在两旁。大家在冰上小心迈步快慢不同,虽有先后但都跑过了封锁线。过河后到了山前抬头一看,山根下虽然炮弹打不着,但有一丈多高的山坡非常陡峭,差不多直上直下,冰雪非常滑很难爬上去。幸好这里荆棘丛生,大家拽着荆条踩着荆根往上爬。谁知用力过大荆条被拉断,我两次滑下山坡倒在地上,手脸都被刺破了。

大家交接完弹药正要返回,忽然飞来两架敌机,疯狂地围着山头投弹扫射。接着投下两颗汽油桶炸弹(即燃烧弹),山坡上顿时火焰冲天,带油的火花四溅。战斗已使山上的大树烧成了黑树桩,这次又把没烧完的小树荆棘、枯草一片一片地引着了,雪地上、岩石上火花粘在哪里哪里就燃烧起来。有位战士身上着了火,在雪地上打滚,我上前帮他扑灭了火。

1955年春天,我回国,驻江苏沿海一带。1960年调济南军区政治部秘书处政工研究科工作,1964年调济南军区第七二一三工厂任政委并转业。